

城下集

■ 開明文學新刊 ■

城下集

塞先艾著

民國廿五年四月初版發行

開明文學新刊
“城下集”

*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
電報掛號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南京太平
北平楊梅竹斜街

本書已

815.7
3034

274634

55242

目錄

吊一個薄命詩人	一
病	九
長江船上的通信	一七
渝遵道上	三三
洞僊	三三
城下	六四
三等車中	八二
車窗外	八九
茅店塾師	九四

信.....	101
一個小家庭	106
我與文學.....	111
晚間的來客	114
方譯「文學家底事情」序.....	120
一點回憶.....	123
失書記	126
寒夜.....	131

弔一個薄命詩人

「你的朋友劉夢葦死了，你知道嗎？」前天夜晚王君老遠的從東城跑來告訴我。他說，他是看見報上的登載，而且聽了好幾個人的傳聞。這個消息的來臨，誰說不是突然？像青天裏打霹靂一樣地令人震恐。我問他看的是什麼報？他回答說，記不清。我立刻墮入了疑信參半之中，然而我心頭瀰漫了悽慘。這一夜我幾乎不能成寐，眼前時刻幻起夢葦的影子，我默憶起他在嘔吐之晨中，有這樣的詩句：

我已然於世界無所留戀，

人間的關係原本就淺淺；

今生呀，以不了了我的心願，

相期於黃泉之下呵，再見！

若有你的倩影慰我癡心，
生與死的距離雖遠亦近；
有人憐我：不幸短命死矣！
請告他：不短命纔真不幸！

死之神的請帖既已來到，
我可不要趁早束裝就道？
可愛的！我們從此永別了，
呀，黃泉之下呀，把晤匪遙！

唉！誰能說這不是短命的象徵呢？夢葦！你的死兆已透露在字裏行間了。今天的消息如果不確，那自然是我惟一的心願。我想起你蒼白憔悴的面貌，還有你那顫弱的聲音；你真的有了什麼不幸嗎？我的眼淚是不容易爲人流的，現在卻幾度在眼邊徘徊了。你的詩歌還在蓬勃地進展，我相信你決不會就撒手遠逝的，你正在創造着你光榮的將來！

昨天我去訪廣虞，同時探聽你的病狀。廣虞迎頭淒然說道：「先艾，夢葦不在了！」這件事的證實，使人有多麼一種難言的悲哽。我和廣虞含淚靜坐着不發一聲。後來我詳問你臨死的情況，纔知道你在幾日前就去了；我對於你的友誼真太淡薄了：你搬入醫院，我完全不知道，你的死，我更是茫然。暑假中因爲當家庭教師和給弟姪補課的兩重職務，使我非常的紛忙，以致沒有常來看望你；死時更沒有趕來送終。這是怎樣的對不住故人！夢葦，你也埋怨我嗎？你的死是多麼偉大，已經留下深永的印跡在人間了；然而總要引起你的朋友們的悲痛，尤其是從文，聽說那天在北海，他聽見你病危，就痛哭過一次，你死後他的悲思又是怎樣？還有你的愛人，你的死耗的傳到，她又能不心碎嗎？但是夢葦，你已在詩

壇上有了很好的成績，你死了是一點愧色也沒有的！這孤寂的人生，有什麼趣味，有什麼值得留戀？這冷酷的世界，永遠沒有同情的獲得的希望，離去了，這要算你的幸運罷！

我雖然並不咀咒生，但你的死的謳歌，我總有相當的同情；我們與其在隔絕的人間做些恐怖의惡夢，不如到荒山去享些自然的開福；這也是我常常所企想。

夢葦！我追憶我們相識的經過，何等有趣！但一回首，我總不免要愴然於心，雖然我很達觀，生死我早已看得分明。最早我知道你的名字，是讀你在創造季刊上的吻之三部曲，我真佩服你的大膽，那是一向的作家們所不敢道的話，所不敢披露的情緒，你居然能夠暢所欲言痛快淋漓地抒寫出來，這不能不說是奇蹟。你那首詩熱情多麼濃厚，意味多麼深沈，像急瀑飛瀾似的，像野馬奔騰似的，真當得起「熱情之狂歌」五字，當時你的詩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不可磨滅的印象。

後來我又在青年文藝（？）上讀到你許多詩和雜文，都很使我感動，我渴想同你見一次面，但是總沒有機會。去年你在十二月的晨報副刊上，一篇文章裏稱美我的詩，那差

點沒有把我愧死！我做詩不過是在「榨油」「熬汁」，竟會有你起來提到，真太可笑了。但是我很高興，因此或者有一個機緣使我們彼此能夠會見，也未可知。不久從文請我們在東城喫飯，在那裏我纔第一次認識了你。那天我記得有黎錦明、朱大枬、胥之、顧千里等座。對於詩，我們和黎君還起了一個小小的爭辯。那夜我和你談的話真不少，大半是關於詩一方面的，中間你有許多主張都同我的理想相合。那時就聽從文說你有肺病，我看你的身體太弱，談吐和精神確乎也很萎靡。原來你的離別人間，早已種下宿因了。

以後我們時常通信談詩，有時我也到你那里去讀你的新作。你對於詩歌的努力和熱心，是我從來在朋友中沒有看見過的。我尤其感謝你介紹一多子、沉孟佩諸君和我相識，使得我創作新詩的興致比從前更濃了幾倍。唉！誰知道如今做詩的伴侶又失去一個呢？

記得我們在晨報出詩刊的時候，同入中最熱心的總要推你了。每次在志摩家開會，你到得比誰都早，而且每回都有幾篇詩帶來給大家傳讀，當時幾乎沒有人不驚詫你的

創作力的。哦！夢葦大概是天賜你一腔熱烈的情緒，和美妙的想像罷？不然，你怎麼能流瀉出這許多動人的心音？前些日子我遇見張君勸先生，談起詩來，他也頗讚美你的鐵道行的想像；還有許多我的朋友讀你在現代評論發表的詩歌，都說好，而且來問我關於你的種種……夢葦，你可以瞑目了，你的作品已感動了多數的讀者了。你的遺集孤鴻，我想子沉一定給你催促付印的。你有了這樣一本心血的結晶，這二十五年的人生，總算沒有空過！

夢葦，你是沒有父母的人，你真是一隻「孤鴻」，我們是同樣的身世，同樣在人間的淒風苦雨之中徬徨，不料你竟先我而去了。你的死，聽說是窮病、失戀三個原因。咳，是的，無產階級的人們在世界上本來就沒有地位，病了你沒有錢怎樣去醫治；失戀尤其是催促生命的使者。夢葦，你一人而兼備三樣，這人間還有你留戀的餘地嗎？

一月之前，你在公寓臥病，我曾來看你一次，不意那回竟會是我們最後的一面。那天我看見你消瘦得可怕。我問你怎樣會到了這個地步？你顫聲回答道：「每天吐血太多，並

且我有好幾天沒有喫飯了。」後來，我怕你說話太多，只靜默地坐了十幾分鐘便回去。呵，一個月之後，你居然同我們長別！

夢草，悲思斷傷了我脆弱的心，我的靈感已喪失了；今後寫詩，你叫我更何從去找尋情熱如你的良友

病

川針：兩週的暫別，時間原不算長；但我自一場淒涼的病後，今天初起，卻恍如隔世。此時遙想你一定在圓明園外漫步徘徊，憑弔故國的遺跡，環對四圍蒼莽的遠山，引起無限的遐想，收羅你著作的材料。這種富於詩趣的生活，像我這樣在風沙中奔波的人是一點享受不到的，我只有羨慕你，我只有嫉妒你！你知道麼，我這幾日來的心情是怎樣的枯寂與消沈？[？]我從十幾天的臥病中第一次離牀，我彷彿是游離的孤魂從荒寒的墓地裏歸來，幾乎不認識了這久違的人間。我佇立在窗前悄然向外瞭望，天氣已經不是風捲殘葉的深秋，已經聽不見一點高低斷續清幽的蟲聲；枯樹冷落，愈襯出庭院蕭涼的冬景。天是死室一樣的陰霾，瀰漫着灰絮似的雲團，漏不下來一縷的陽光，風像狂濤似的正在那里伸張牠的權威。呵，想不到我病體支離依稀恍惚之中，外面已然換了一個季候。屋裏的

爐火熊熊地燃着，我還感到有點涼意。襲人，窗外寒氣的森重，可想而知。這飛雪凍冰的嚴冬的來臨，只是更增加我的憂愁；從枯寥的景象中，徒使我更深切而悲感地自傷我這飄零的身世。我默望壁上的鏡子，映出我憔悴的身形，好像慘白伶仃的一具屍體。我體質素弱，你所深知，經過這次病的磨折，容顏更消瘦萬狀。病中自分已將和這缺乏同情的人間永絕，而去實行我那「飲海濤松風沈醉，在暮靄裏呼嘯，在白雲裏低回」的小小志願，不意從完全的絕望中會跳出一線微薄的希望，還能和可愛的老友們重新會晤，再作一度歡樂的留連，誰能說不是萬幸？

前些日子借到你的格雷高來的劇本，費了兩天工夫把它讀完，打算選譯一個短篇，但那時我已覺精神不好，心裏總是沈沈不定，也可以說感到一種空虛與微茫，拿起筆便全身都起了冷瑟的戰慄。不久你的囚犯之家又來到我的手中。我一向對於老友的作品是多麼的珍貴和喜愛；接到你一篇東西，總是細心的鑑賞，然後把我的意見寫給你。這篇寫一個拘禁了二十年的老囚，在出獄那天，恰逢他的女兒入獄，兩個完全不相識了，從

互相的問訊中才了然彼此原來就是長別了二十年的父女。這是何等慘痛動人的描寫！我讀後，頗生了不少的淒傷同情之感，當時就想回信去讚美你這篇劇本的成功——但不幸得很，從那時起，我的病便發端了。

在十八的清晨，我突然覺着心頭起了一陣狂熱，頭部像火一樣的燃燒，使我的神智完全陷入昏沈。「我們家已經有了兩個人害猩紅熱，我大概是受了傳染了罷——不至於，也許是感冒呢。」我同時發生兩個懸擬，沒有方法解決。結果是在一個大風怒號的早上從洋車中顛簸着去醫院受檢查。這簡直是青天裏平空來了一個驚人的霹靂：醫生寫了一張紙條給我，「病名：猩紅熱。」我的肢體像着了電一樣的顫震着，臉上籠罩着死的灰白色，走出了病院。記得一個月以前讀魯迅的弟兄，自己還好笑沛君的兄弟害猩紅熱，誰知我竟和靖甫害了同樣的病症。聽說猩紅熱是病中的八大險症之一，日本人害這種病死亡最多。當我冒着凜冽的寒風到街頭去僱車的時候，脆弱的胸臆中浮泛着淒慘，我覺得我入墳墓的日期不遠了。啊啊，二十年來的浮生若夢啊！

歸來之後，我從此展轉牀褥，生活在這隔絕的病的世界裏了。我的心冰冷得如一塊殘圯的墓碑；但我的肉體卻感觸着是狂熱與枯澀與昏茫。我怕看見刺眼的光明，永遠沈沈地垂閉着自己的雙瞳，彷彿一個病者將要彌留的光景。我怕聽見一切煩囂的雜音，甚至於遙遠的叫賣的低唱，也引起我無限的侷促。我素常是愛冷靜的，這更盼能夠享受到一點萬籟俱寂的幽謐。我不需要什麼良藥，也不需要什麼溫柔的安慰，最低的願望只想獲得片刻的閒情。在山中伴林泉，在海濱看鷗波，我再不敢有那樣的奢望了。——然而這點也不能殼。小孩的啼哭聲顫弱而悽抑地貫滿了全宅；僕婦們有時還要高聲對罵一場，她們破村落的雄圖大概許久沒有發展了；口音像鼓噪的烏鴉，行動像幾匹潑悍的山狼，有意狂噪着來破壞我們家庭間空氣的和平，催促我這個病者速入死亡之域。小販的叫賣聲是常常迴環起落於大門之外，他們也不怕嘶竭了喉嚨；誠然，誰說他們不是人生？但對我卻是多麼無聊的喧擾，像亂絲般撥動我煩鬱的心曲，使我向着人間更其失望與悲哀。

我病最沉重是前三日，熱度有增無減，差不多夜夜失眠。白天稍稍能夠朦朧入睡，但仍是在半醒的狀態之中。眼前各種的幻象漸次龐集起來，像飄裊的烟雲的顯現：從別離七年的遠鄉到灰沙掩迷的P城，從銀髮鬢髻的亡母到病弱憔悴的娟姊，室中充滿了無邊的黑暗和陰森，輕輕地飄盪着她們黯淡模糊的影子。尤其是母親的臉上，永遠浮着溫和的慈憐的微笑，和堂屋裏懸掛的遺像完全相同；她似乎還不能忘記她的愛兒，在病的昏沈中來賜與他以情深的慰藉。當我微微睜開兩眼，一切都是空虛，一切都是夢塵，眼前還不是一片令人厭倦的天光？我頓感到無限的悽楚！無意中我望到壁上那張神話的畫圖：一個人戴着臘翅飛上天空，忽然跌入海裏，臨死，許多海的女神都來哀悼；我又覺得死並不是什麼苦痛的事情，死也有死的美麗。同時那幅活潑兒童們的照相也映入我的眼簾：他們都是我昔年的學生（不如說是我昔年的小友），我曾經從他們爛漫的天國中拾取過不少的寶藏。人間只有他們這塊小小的世界，是雪白與真純。所以我與他們別後，便將這幅小影懸掛，想和他們朝夕相對，調和我這枯寂的人生。我默睇這一羣清秀姣小